



第一章 会唱歌还会训人的叉子

在尖叫镇的郊外，有一幢别墅，别墅里住着梅吉、梅吉的外婆和爸爸。正在读四年级的梅吉家里极其富有，他什么都不缺，但是梅吉却有个不为人知的心病，这心病常常折磨得他心神不定。

这恼人的心病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无论怎么费尽心机，也得不到爸爸的爱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爸爸总是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还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“惹祸大王”。梅吉不甘示弱，在背地里也给爸爸起了个外号叫“冷酷大王”。

今天是爸爸西西弗斯的生日，为了摘掉“惹祸大王”的帽子，梅吉在好几天前就制定了详细的生日庆典计划。今天他一大早就忙开了，忙得热火朝天。

“妈呀，还……还剩 36 分钟！难道我为老爸祝寿的



计划又要泡汤了吗，呜呜。”现在梅吉正挥舞着拳头，狠命地敲打着自己的猫头。

昨天爸爸说，今天他的日程安排非常密集，他会在九点钟赶回家庆祝生日，十点钟还要马不停蹄飞往胡咧咧岛。他是著名的快递猫公司的总经理，让钞票每天滚滚涌来才是他最大的牵挂。

“无比亲爱的时间老人，求您了，您老能不能可怜可怜我梅吉，把脚步放慢一点点。”眼看差 36 分钟就到九点了，可梅吉的礼物还没准备好。因为他的新发明还缺一味关键的哇啦哇啦草，他必须赶到药店去买回来。

梅吉飞也似的骑上脚踏车向药店奔去，在酸溜溜街，他隐约看到一只独眼猫和一只红眼兔在窥视着他，但他顾不得这些，仍然急驶向前。

突然，他感觉车子被什么东西牵住了，连人带车猛地向后翻倒，狠狠摔在路边的草坪里。

梅吉艰难地从草地爬起来，逆光瞧过去，一个大块头、毛茸茸的脸朝他凑过来。

梅吉虽然头昏脑涨，眼冒金星，但他仍然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谁。

“我的好杰夫，今天我可没招你呀。”梅吉没好气地说。

话音未落，他的头上就挨了重重的一记爆栗。



“你敢说你没招我？没招我，我会教训你吗？”杰夫怒气冲冲地叫道。不过很快，看到梅吉鼻青脸肿的样子，他笑出了声。

“梅吉，你折腾出几个可笑的发明，就敢看不起我。”杰夫一边摆弄手中的绳子，一边说。

绳子的一头握在杰夫手里，另一头结成了一个绳套，正好套在梅吉的自行车后座上。看来这次杰夫有备而来，是不会轻易放走梅吉的。

“我一大早就在这里候着你了。”杰夫说，“昨天考试，你不仅不给我抄答案，还敢用什么录像机把我作弊的样子给录下来！我不教训你，那我的脸往哪搁！”

“那可不是录像机，它叫窥视镜，我的新发明，专门对付你的。”梅吉说。

“废话！我管你什么破发明！谁冒犯我，谁就绝不会有好果子吃。”杰夫说，“不过，你只要给我低头认错，说不定我就会原谅你。”

“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我梅吉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低头认错这样的字眼。”梅吉说。

杰夫没料到梅吉竟然这么大胆，他气呼呼地尖叫着，拳头像雨点般落下来。

“打死人了，出人命了！”梅吉扯着大嗓门哭嚎起来。

“住手！给我住手！”突然梅吉听见有人大喊着朝这



边跑来。杰夫听到这喊声，吓得扔下梅吉就跑。

“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打群架，王法何在！”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在梅吉耳边炸响。

不用看，梅吉就知道是多嘴鸡，他是尖叫镇上鼎鼎有名的警官。当然啦，他的大嗓门的名声要远远高过他的办案水平。

“啊，怎么又是你个淘气猫！你怎么又要伤你爸的心呢。”多嘴鸡脸上布满疑云。

“我的胳膊！”梅吉疼得龇牙咧嘴，可多嘴鸡一点也不在意。

“我说梅吉，聚众斗殴，可是要蹲大牢的。你不会是闲得没事，想进去吧。”

“不想，当然不想！警长老爹，我没事，我一点事也没有，您忙着破大案吧。”梅吉不想再和多嘴鸡纠缠，连忙扶起自行车，一溜烟跑开了。

梅吉看了看表，还剩 15 分钟。

“来不及了，干脆就用呼哧呼哧粉代替哇啦哇啦草得了。”他推着车向家飞奔。

梅吉顾不得疼痛，飞也似的冲进实验室，把手伸到床底下，抓出一把亮晶晶的呼哧呼哧粉，倒进一个烧杯里。

烧杯里的液体是淡紫色的，可一遇到新的药粉，它



立刻变成了翡翠色！

烧杯里汩汩的气泡慢慢消失，梅吉开心得手心都是汗，他的魔药做好了。

梅吉把一支银色的叉子浸泡在翡翠色的液体里，叉子慢慢地变成绿色，十秒钟以后又变回了银色。

梅吉小心翼翼地用镊子把叉子夹出来，放在清水里冲洗了一下。他确定一切正常，才把叉子装进一个紫色的丝绒盒子，又用红丝带扎起来。

“还剩5分钟。”梅吉默念着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，带着礼物下楼来。

太攀猫外婆早就把宴会准备好了。

樱桃布丁、黑森林蛋糕、芒果酸奶、马纳曼飞鱼、克鲁鲁大虾，都是爸爸最爱吃的。

“早，外婆。”梅吉说。

“你脸上这是怎么了？”太攀猫担心地问。

“哦，没什么。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。”梅吉不想让外婆担心。

“快来，我给你涂点药。”太攀猫从急救箱里拿出药水，帮梅吉处理伤口，心疼地问：“我的宝贝，千万不要让你爸瞧见了。”

金色的猫头鹰挂钟噹噹噹敲响了九下，一个穿着西装的孟加拉猫优雅地走了进来。他的眉头虽然还锁得





紧紧的，可他上扬的嘴角表明，他今天心情还不错。

“爸爸，我爱你，祝你生日快乐。”梅吉欢快地扑进西西弗斯的怀抱。

破天荒的，西西弗斯没有推开他，而是反手搂抱住了梅吉。

“谢谢。”西西弗斯摘下礼帽，太攀猫外婆小心翼翼地替他挂起来，脸上写满了担忧。

西西弗斯坐到餐桌前，没有看桌上的生日蛋糕和精美的菜肴，而是突然注意到了梅吉淤青的眼圈，顿时恼火起来。

“这是怎么搞的？”西西弗斯绷着脸说，“必定是又和人打架了！”

“没有，我不小心摔了一跤。”梅吉想蒙混过关，可西西弗斯并不容易受骗。

“撒谎！”西西弗斯高声说，“那你的自行车怎么会被弄坏？你不会告诉我说是你摔进火山口才把自行车弄坏的吧。”

西西弗斯深深地望着梅吉，好像能穿透他的身体，看进他的内心。

“爸爸，那不是我的错，都是杰夫，因为我戳穿了他作弊，我……”

“我不想听你解释，”西西弗斯面无表情地说，“我不



希望有下次。”

西西弗斯难得看见他的儿子，他压抑着自己不想发火，虽然他打心眼里并不相信梅吉会安分守己，但他还是住了口。

“这是给我的生日礼物吗？”为了打破尴尬，西西弗斯指着红丝带礼盒，用他认为很和善的口气说。

“哦，我差点忘了！”梅吉又来了精神，“这是给你的礼物，爸爸。我希望你会喜欢——现在正好可以用一下。”

梅吉说着，把礼盒推到西西弗斯面前。西西弗斯微笑着拆开礼盒。

“一把叉子？”西西弗斯摇摇头。

“爸爸，这可不是一把普通的叉子，它是一把神奇的叉子，当你用它吃饭时，如果有谁在菜里下了毒，它就会发出警告的信号，准确无误地提醒你。爸爸，你可是家里的主心骨，我可不希望有什么意外发生。”

“这绝对不可能，世上不会有这样神奇的叉子，多少钱也买不到。”

“爸爸，你现在不要忙着下结论，你亲自试验试验，就会水落石出的。”

西西弗斯捏起叉子柄，轻轻叉起一块黑森林蛋糕，叉子立刻叫起来：“刚出炉的鲜奶油，中央谷地刚采摘下来的樱桃，瑞士雪山下的黑巧克力，再加上一点点上



等樱桃白兰地和朗姆酒，你所能想象到最好的原料！烘焙得恰到好处，哇哈，绝对是一流美食。”

叉子最后还发出了大声咽口水的声音，说：“祝你愉快地享受美食——反正我已经忍不住了。”说完，叉子开始清唱起了黑森林组曲。歌声柔美动人，西西弗斯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爸爸，你尝尝这道菜。”梅吉指了指一盘大龙虾。

西西弗斯手里的叉子刚一触碰到龙虾，就感觉到手指发烫，他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：“难道龙虾有毒？”

“恭喜老爸，你猜对了。如果不信，你再看下面的试验。”

梅吉挑了一块龙虾，走到窗台前，那上面有一只笼子，里面有一只做试验用的小白鼠。

梅吉把龙虾扔进笼子，那小白鼠刚用舌头舔了一下，就摇摇晃晃倒下了。

“难得啊，太难得了我的儿子，有你这片孝心，爸爸再苦再累也值得。”西西弗斯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湿润了。

看着爸爸心满意足的样子，梅吉心头一热，差点掉下泪来。

“这叉子太奇妙了，有了它，我就不惧任何对手了——对了，梅吉，你这是在哪儿买的？”



“是我的新发明。”梅吉低下头，不好意思地说。

西西弗斯点起一只雪茄，温和地说：“哦，我的儿子，你……”

“放下那东西，你为什么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呢！”叉子似乎嗅到了雪茄的烟味，愤怒地喊道。

西西弗斯愣了一下。

“放下——快放下。”叉子开始愤怒地抽动，想从西西弗斯的手里挣脱出来。

西西弗斯想抓牢它，不料那叉子居然发起脾气来，突然变得像橡胶一样又软又有弹性，飞舞着抽打西西弗斯的脸。

“告诉你，不准抽烟，告诉你，不准抽烟！”叉子怒吼道。

“梅吉，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？”西西弗斯已经被蹦蹦跳跳的叉子甩翻在地，可叉子不打算放过他。

太攀猫和梅吉赶快冲上去。

太攀猫好不容易才把西西弗斯拖出“混战区”，梅吉把叉子按在地上，不停地安抚。

“静一静，静一静，请静一静。”

终于，叉子停止了跳动。

梅吉松了一口气。可当他回过头去看爸爸时，梅吉的心跳都快要停止了。



西西弗斯脸色像在沥青里泡过一样，变成了青黑色，两颊上还有红红的叉子印。

“爸爸，对……对……对不起……”

“够了！”西西弗斯叫道，“我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竟然生了你这个孽种！”

自从妻子早逝之后，西西弗斯就意识到：儿子的管教，他必须亲自出马了。他管教儿子像管理员工一样一丝不苟、毫不留情。可他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他管理的员工对他服服帖帖，可儿子却肆意闯祸。

西西弗斯推开太攀猫，穿上外套，准备出门。

“这个家我是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了！”

“爸爸，我真的错了，请你原谅我，下次不会再这样了。”梅吉哀求道，眼泪顺着鼻尖流下来。

西西弗斯看着梅吉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有点心软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正准备坐下，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

西西弗斯板着脸，起身去开门。

门廊上站着一只脏兮兮的兔子，眼睛红红的。

西西弗斯厌恶地看了他一眼。

兔子一点也不介意，他欢快地叫道：“这里是爱心兔公司，尖叫镇 500 强公司，被评为鼻涕虫年度最具价值公司。我公司专门为您排忧解难！爱心兔，是您居家旅



行,生火做饭,驱赶臭虫,疏通茅厕,接送小鬼头的好伙伴。”

“你是来耍猴的吗?”西西弗斯没好气地说。

“送货员,先生,我是送货员。”兔子指指胸前的牌子,说,“这位先生,你不是西西弗斯吧?”

西西弗斯没说话,他大概觉得和这种人说话有损自己的形象。

“不是就好。”兔子把一盒黄色的蛋糕端到他面前,说,“这是梅吉预定的蛋糕,他特意嘱咐,千万不能让一位叫西西弗斯的先生发现。”

西西弗斯怀疑地看着梅吉。

“你弄错了吧,我就是梅吉,可我没定过什么蛋糕!”梅吉说。

兔子一把搂住梅吉的脖子,说:“昨天就是你打的电话,梅吉,是这个名字,我记得没错!你不是说爸爸对你太坏,所以要我们用早晨新鲜的蚯蚓、屎壳郎和牛粪来做个蛋糕报复他吗?”说着,兔子伸出手,从蛋糕里抽出一条很长很黏的东西。

“你看,这蚯蚓还冒着热气呢,是今天早晨刚从厕所边的花丛里挖出来的。”兔子得意洋洋地说。

“没有,绝对没有……”梅吉争辩道。

兔子用脏兮兮的围巾擦了擦嘴,说:“对了,还有你



要的三台最新款的游戏机，五包呕吐糖果和七本漫画，来，你检查一下，然后在这里签字。”

一个巨大的包裹被扔到地毯上。

“我真的没有……”

“你不是不想要了吧？我们可是不退货的。如果你反悔，我们必须告诉警察……”

“先生，你绝对是搞错了……”

“都别说了！一共多少钱？”西西弗斯愤怒地打断了他们。

“108个尖叫金币。”

“什么？简直是抢劫！”太攀猫外婆忍不住喊起来。

兔子叫道：“货真价实，这么多东西，的确值这个价。”

西西弗斯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，草草签了名，塞进兔子的围脖里。

“别让我再看见你。”西西弗斯咬着牙说。

“我保证！”说完，兔子像一阵风，消失了。

“你这个逆子，你……”西西弗斯一把揪起梅吉的领子，正要教训他，突然——

“咚咚咚。”又是一阵敲门声。

门口站着的是一脸严肃的警官猪。看到他，梅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

第二章 考试卷失窃事件

穿警服的小个子猪走进门，他叫猪呼噜，是尖叫镇的警官。他满脸假笑，说：“哎哟哟，这不是我们鼎鼎大名的西西弗斯先生么，您好啊。”

寒暄以后，他严肃地说：“非常抱歉地通知您，贵公子于昨天下午三点二十五分在嘶吼街朝清洁工阿姨头上丢垃圾，而且还打翻了整条街所有的垃圾箱，导致交通堵塞。经理先生，您儿子这次的罪名可不小。”

“什么？我昨天根本没去过嘶吼街，更没扔过什么垃圾！你胡说！”梅吉叫道。

“闭嘴！”西西弗斯低吼道，“你还嫌惹的麻烦不够？给我滚回房间去！”

梅吉没办法，只好回到楼上。他在二楼拐角的地方蹲下，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西西弗斯陪着笑脸说，“先喝杯茶，



我正好有事要向你请教。”

“我想你们抓错人了。”太攀猫外婆说，“你知道，这样的事总要先调查一番比较好。”

猪呼噜厉声说：“老太太，整条街上的动物都看见是梅吉干的。你应该祈祷这一次是我来处理这件事，如果换作别的警官，梅吉的麻烦就大了。”

西西弗斯忙说：“来来来，猪呼噜警官，快坐下，快坐下，你看你的茶都凉了。”

猪呼噜一脸不高兴地坐了下来。

“我不相信梅吉会干这种事，他一直是懂礼貌，有爱心的好孩子。”太攀猫外婆坚持说。

西西弗斯强压怒火：“妈，我说你就不能少添点乱吗，猪呼噜警官很忙的。”

“可我必须确定我的孩子有没有被冤枉。”太攀猫外婆说。

梅吉感动极了，这就是他的外婆，一直护着他的外婆。

猪呼噜警官轻蔑地哼了一声，说：“老太太，你有所不知，小孩子是一种非常可恶的生物，千万不能相信他们的话。小孩子说起谎来，简直比嚼一块口香糖还容易。”

梅吉从楼梯扶手的缝隙里偷偷盯着猪呼噜的脸，他发现自己现在更讨厌这只披着警服的猪了。

太攀猫外婆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撞翻了猪呼噜警



官手里的茶水，大声说：“警官，我想我比你更清楚梅吉这孩子的为人，不用你来告诉我。还有，即使你说大家看见了，也不能确保就是他啊，昨天梅吉一直在学校里。”

猪呼噜阴险地笑了：“不幸的是，夫人，我已经向学校确认过了，您孙子确确实实不在学校——我看他马上就会被送到尖叫镇的少年犯学校去！”

“你敢！”太攀猫外婆上前一步，挡在门口，说，“你休想碰我孩子一根指头！”

猪呼噜掏出皮带扣里的手枪，说：“老夫人，如果你再不让开，你将会以妨碍执法罪被投入监狱。”

“我倒要看看，哪个监狱敢关押一只保护孙子的老猫！”

梅吉感觉头顶的血往上冒，他几乎立刻要冲下楼去保护外婆，可正在这时，西西弗斯走上来拉开了猪呼噜。

“来来来，猪警官，何必跟个老太太一般见识呢，快坐下消消气。”

梅吉看见西西弗斯手里紧紧攥着一把什么东西，快速塞进猪呼噜的口袋里。那东西黄闪闪的，好像是一把尖叫金币。

“爸爸为什么要给猪呼噜金币呢？”

猪呼噜立刻恢复了笑脸，重新笑眯眯地说：“西西弗斯经理大人说得对，我是个警察，不该跟老人计较。”



说着，猪呼噜重新坐回座位上。

“这次的事，还希望警官您能查明真相。”西西弗斯说，“我相信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”

“好说好说。我看呐，这案子根本就不用查，原因简单得很，都怪那个清洁工态度不好，伤了小孩子的自尊，才导致贵公子行为失常。我会依法查办，一定会还贵公子一个清白。”

梅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么说，他没事了？

“您太英明了，警官。”西西弗斯拍手笑道，“不愧是破案高手呐。”

“好，那就先不打扰，我先告辞了。”

猪呼噜笑嘻嘻地走开，连太攀猫外婆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他也一点不在乎，反而说：“再见，尊贵的女士，愿您这一天过得愉快。”

门刚一关上，西西弗斯就像只狮子一样吼起来：“看看你的好孙子！看看他干的好事！要不是我，他早就被送进少年犯学校了。”

太攀猫外婆也不甘示弱：“事情还不清楚，你我都知道猪呼噜是个什么东西，他分明就是来骗钱的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！”西西弗斯更生气了，“到现在这个时候你还包庇他！猪呼噜的德行我一清二楚，可我也知道，要不是梅吉犯错，他就算胆子再大，也绝不敢来我